

看吴先生《云南种子植物名录》有感

彭 华

(1959~)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长，研究员。1992~1995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。

大家可能知道了吴先生的卡片故事，但是对于其中涉及云南的部分整理为《云南种子植物名录》就知之甚少了，更不知道先生的《名录》现在变成了何样。

近30多年来，吴先生几乎是看到涉及云南的植物分类工作，都会把新近的变化增加进来，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，整个两本书所包含的内容已今非昔比。用韦编三绝形容先生在这两个卷本上花的功夫最是恰当不过，特别上册已是残破不堪，翻阅都需小心翼翼。

可能是长期跟分类打交道的缘故，先生一看到新的专科专属研究，都会看看涉及云南类群有无变化。他如果认可了，就会体现在这个云南种子植物的编目中来。因为《云南植物志》要修订和完善不是一个人想开展就能完成的，要看多方面的需求和时运。而修订这个名录，先生一个人就可默默进行。认真查看了内容发现这个工作主要体现在区系大课题之前，因区系大课题之后的四本书还是花了他很多精力。细看先生改

动的内容，其涉及的范围有逐步扩大到贵州、广西等周边地区的趋势，如在顶果木 (*Acrocarpus fraxinifolius*) 一条，就把莫新礼发表在广西的一个变种处理作为原变种的异名了。所以说，一个人某个时段做分类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分类，吴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冰壶秋月的人。在此敬祈同门中人，还是要以坚持分类为己任，多来标本馆看看标本，写点有标本引注的论文，尽管点数会不高，但更多的是学问和道义实实在在的传承。现在我们也紧跟国际，进入了分子系统学时代，再要谁来长期专注此功，可能考核就难以过关了，但在我们分类学基础工作都不牢固的前提下，此类分子工作又有多少是可信的，可持久的，可以被后人传记的呢？

因我自己身体破败，不敷考核，想跟同门翘楚们讨个轻松活，在正式退休前，好整以暇地把先生的手写卷本变成印刷体，不知道能否得此恩惠。这样的改动真要变成印刷体，且追迹至目前最新的分类学进展，并非一日之功，但跟先生数十年不移的坚持相比，我不过是继踵思贤，略加修葺，同时也是不忍先生的楼宇长此沉寂。几经辗转，过而立之年，幸能忝列先生门墙，如能赓续先生遗愿，此生足矣。



吴先生曾使用过的《云南种子植物名录》上下册

